

腊月门

李文毅

又是一年将去,现在是农历十二月,用胶东半岛的乡村俗语来说是进入腊月门。进了腊月门,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仿佛只等着过年。

腊月开始,便有乡村人家陆续地走进城市,开始选购衣物、家电之类的东西。尤其是孩子的衣裳,那可是不能随便,要转几家商场才能确定起来。很快进入腊八,打扫家,除去往年的灰尘,给自己一个清新的家。虽然,没有做出旧年的腊八粥,可是花生、桂圆、红豆、麦粒、红枣、冰糖煮出来的腊八粥别具风味,是难得的美餐。

腊八过后,乡村开始热闹起来,如同赶集一般,来了卖鞭炮的、卖香烛的、卖对联的、卖年画的……一群娃娃成为大街小巷的主角,放一个炮竹,做一个游戏。如果有空,大人们会到城里选一个澡堂子,洗一个热水澡,干干净净地等着过大年。

腊月二十以后,有人开始杀猪。圈养的猪,绿色植物养出来的农家猪,膘肥体壮,自己得一套下水,把多余的肉卖给众乡亲们。二十三日是小年,小年过后便向大年开始冲刺了。二十五六,蒸起桃子饽饽、大枣饽饽,还有圣虫。二十七八炸面鱼儿,木头烧起来,锅里的油烧开

了,勤劳的农妇站在锅台上开始抻面鱼儿,炸出面鱼,炸出三角,炸出饭叶子,炸出蘑菇,炸出刀鱼,炸出鲅鱼……一切都炸好,把冷却下来的油盛在铁盆中,锅里还有剩下来的油底子,趁热再炒上一个热菜。

年的前一天,开始贴上春联,往门楣上插几根桃树枝来迎新春。过年那一天清晨,家中挂上宗谱,摆好供品,上午做饺子馅,下午包饺子。四点钟后,断断续续地有人到山中的松林里给祖宗上坟,往坟头上插几根红红绿绿的吊子,放上一挂鞭或者几个二踢脚,算是对列祖列宗的怀念。晚上一顿饺子

后,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开始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半夜,全家人都起来。点上三根香,点上两根蜡烛,发上几刀纸。

新年的钟声敲响,一片鞭炮声中,母亲炒上几个菜,大家吃一顿团圆的饭。饭后,相互拜年,一句最朴素的乡村话,“过年好”,只有三个字,便是最祝福的话。家家席中有好酒好菜招待前来拜年的人,大家走出腊月门,一起走进新的一年。

腊月门里喜事多,腊月门里多喜庆,腊月门里是农家欢乐的日子。

腊月门是一扇幸福的门,走出农家的幸福之路。

年画记忆

吕立华

过年贴年画在农村的新年是一件大事,临近年底的集市比往常多了一份喜庆,几个

杂货摊上多了长长短短的大红对联和花花绿绿的年画,让沉寂了一冬的农人们脸上顿时有了光彩和喜悦。

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再怎么穷,也要在过年前买一张年画。那年,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买了,爸就从外面拿回一张画着一个意气风发坐在拖拉机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年画,来拜年的人都笑话我们,毕竟时代的发展已经让这样的宣传画淘汰很久了。

其实,爸还是有点审美品

位的,生活条件一旦允许了,他的眼光也就随之挑剔起来。于是,赶集买年画就成了一件难以抉择的大事,往往一上午的时间,爸在拥挤不堪的年集上穿来穿去,看来看去,比来比去,都快到12点了,集也快散了,此时看中的画儿也能讲下价来了,爸才踏踏实实蹲在摊前,跟人讨价还价好一会儿,这才让人卷了中意的几幅画,心满意足地夹在胳膊下回家。

爸最喜欢的是有一年买了一幅题为《凝视》的年画,一个清纯如水的姑娘一手托腮很自然地靠在一张桌前,眼神宁静里透着淡泊,端庄而清澈地注视前方,让人看了心宁如止水。平时,无论有了什么烦恼苦闷,只要看看这幅画,就感觉什么都被那种眼神融化掉了,心清气爽。所以,有好几年贴年画时,其他的画都可以

被覆盖,唯有这一幅全家人都要求保留下来,即使日深年久,画旧了,那种看画的感觉却依然如昨。

后来,爸就钟情于山水画了,一泻而下的瀑布、一池碧波中的粉荷或是一抹远山衬托下的亭台楼阁,让充斥烟火气息的平凡生活中有了一份雅意。再后来,干了四十年教师的老爸退休了,闲下来总要找点事儿来打发大把大把的时光,随潮流去旅行吧。于是,再到新年买年画时,爸的目光就盯上了大大小小的地图,山东省的、全国的还有世界的。没事时,爸就端着一只放大镜研究墙上贴的地图,边看边跟妈嘀咕:过了年,我先带你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其他地方可以不去,这个天安门是一定要去的。

不知今年过年,家里会贴上什么内容的年画?

过年粉墙

吕富苓

莱州有座粉子山,滑石制品的下脚料滑石粉,是粉刷墙壁的好原料。莱州人爱干净、利索,年关来临,家家都要粉墙,打扫卫生,这是习俗,不论多么贫穷,多么体弱,都千方百计地要过一个墙壁洁白、干干净净的、辞旧迎新的年。

1976年我调到掖县(莱州)工作,学生是各社的推荐生,有的已拉家带口,放寒假了,他们告诉我,腊月选双日子粉墙,自家要粉,还得给奶奶、姥姥家粉,特别是老人,更讲究这些。但,有丧事的人家不得办。

家里的墙要粉,家中旮旯什么地方都得清扫,卫生打扫得彻底且干干净净。这一扫,还真扫出些故事。

刘嫂的婆婆秋天突然脑溢血去世了,守了一辈子的寡,给人绣花做针线挣几个钱,添巴着养家糊口。过年粉墙,大柜顶上一个布包,揭开一看,一叠钱,一数一百元,十块的、五块的、贰块的,老刘和刘嫂顿足大哭,惋惜老娘的苦命。

李文全的妹妹那天回娘家洗头,最后怎么也找不到金戒指了,翻来倒去就是找不到,他娘夜里睡不着,越想越怀疑媳妇,因为媳妇进来抱走了孩子,可又不敢说,这个疙瘩一直结在心里。这一年粉墙搬柜,金晃晃的戒指就躺在墙根下,李文全的娘懊悔死了,多亏没有说出来。

那年我回北掖老家过年,出去拜年,那些婆娘拜到谁家,就张望人家的墙白不白、滑不滑,交流用糨糊的多少,互相介绍粉刷的经验。该怎么说,不论房舍好坏,家具多少,墙都粉刷得洁白洁白的,家中飘逸着清新的香香的粉子味。洁白的墙上,贴几幅热闹的年画,温暖的小屋充溢着浓浓的年味。人们拉着家常,嗑着瓜子,吃着炒花生,响起一阵阵朗朗的笑声。

半挂小鞭

王德润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进入腊月二十三,迎春节的鞭炮声就零星响了起来,大人们忙着置办年货、购春联、添新衣等节日用品。孩子们放假娱乐时,除了做各种游戏,有的就放起鞭炮,每当此时,想起自己童年时代过春节买半挂小鞭的情景,那丝丝缕缕的酸楚如昨日一样记忆深深嵌在脑海里,清晰而挥之不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处在孩童时代的我,天真、任性,腊月二十三放假后,看到小伙伴门从家里拿出花花绿绿的小鞭,一个一个地燃放,我央求母亲也要买,正在灶前烧火的母亲抬起头对我说:“等生产队开支了,我就给你买。”我尽管嘴撅得很高,但还是盼望着有小鞭放。每天,我玩累了,就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等啊、盼啊,甚至梦里自己拿着小鞭在惬意地放。

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六,

天上飞扬着鹅毛大雪,肆虐的北风将窗户吹得哗哗直响。

傍晚,父亲冒雪从生产队回来了,我一下从炕上蹦下来,当看到父亲并不高兴的样子,我低头摆弄着衣角也说不出话来。一家人静静地吃完晚饭后,我听到父亲低头抽着旱烟小声跟母亲说:“今年咱家在生产队出工忙了一年,除去分的粮等,仅开支了72元钱,这过年的衣服、年货还没买呢!”母亲轻轻叹了口气。我听完后,眼泪止不住地滚了出来,泪眼婆娑望着窗外的飞雪呆呆出神。

到了腊月三十午后,母亲领着我到了村里的代销点,和售货员商议能否卖半挂小鞭,售货员看到母亲期待的眼神,犹豫了好久,说:“好吧。”母亲从贴身兜里拿出了有些发黑的白手绢,小心打开,从里面数出1角6分钱。我泪中含笑捧到了剪开的半挂小鞭,蹦蹦跳跳回了家。初一天未亮,我就穿上新衣,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一个一个放着小鞭,尽管手冻得通红,但那份欢乐的心

情总难以忘怀……

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质的变化:新衣,一年四季有;好饭,想啥时吃就做;好节目,各家电视台在座位上随便选。过春节放的鞭炮有五彩缤纷的礼花弹、惊天雷、一千响以上的大红鞭等,一百响的花花绿绿小鞭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鞭炮都是论箱、论挂放,那震耳欲聋、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是对新春的祝福,对美好、充裕生活的热烈赞美!

不同时期的鞭炮,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历程,昭示着现在不忘过去,珍惜每一天的良好祝愿!

